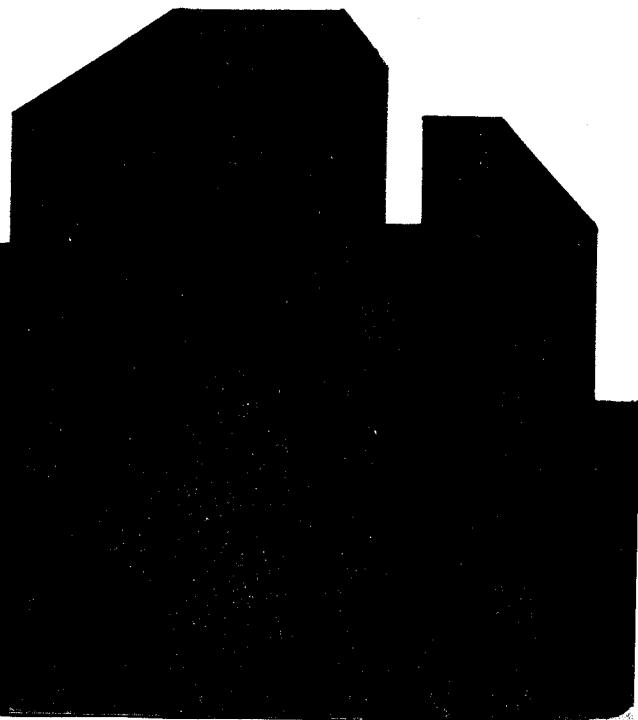


# 日本 股份公司 内幕

乔恩·伍朗洛夫 著  
韩德平 时宏伟 译  
刘精一 校



## 内 容 简 介

有人设想日本存在着一个日本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由政府、官僚阶层和工商界组成。在外国人看来，日本股份公司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本书通过确凿的事实和细致的研究，表明日本的成就并不是完全由日本股份公司取得的。相反，在日本股份公司，还存在着许多工作失误和卑劣行为。本书可以使你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况。

由于本书作者是西方经济专家，所提出的观点难免受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做有选择的吸收。

本书可供从事经济和领导工作的人员阅读，也可供对经济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Inside Japan, Inc.**

Jon Woronoff

Third Edition 1983

Published by Lotus Press Ltd.

## 日本股份公司内幕

乔恩·伍朗洛夫 著

韩德平 时宏伟 译

刘精一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68 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 120

ISBN7-04-002752-6/D·30

定价1.70元

## 前　　言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日本不存在的话，它也会被编造出来。由此我想到，日本已经被编造出来了。一个比现实更引人注目、更值得称道的日本被日本国内和国外一些作者编造出来了。这些作者认为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标上个“日本”的名称。就这样，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不断出笼，一个高度神化了的日本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日本。

围绕着日本，出现了许多种陈腐的说法，其中一些说法纯属荒谬。有人把日本的管理体系说成是极端仁慈、极端人道的。还有人把日本社会说成是一个守纪律的、很少发生冲突的和谐社会。最牵强附会的一种说法是认为日本存在着一个日本股份公司。许多外国人认为这个公司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发展日本经济（在日本国内这样想的人更为普遍）。

不必了解日本股份公司的实质和功能，我们就可知道这个公司是由现代社会三大主要部分——政府、官僚阶层和工商界——组成的，旨在为全国谋福利。据说日本在战后创造经济奇迹，重建和发展工业，生产和收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应归功于他们。

这些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日本的这三部分之间存在着相对自愿的合作，至少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如此。但是他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也不是一贯能够实行最明智的政策。而且，作为社会的权贵阶层，除了想着为社会谋取福利，他们也为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着想，有时还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诚然，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导致了合作，但是也导致了勾

结，甚至贪污腐化。

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股份公司的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取得的。它目前的成就似乎越来越小了。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它的经济发展放慢、收入下降和失业增加看出来。而且促进经济增长要比治愈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畸变和生态弊病容易得多。此外，由于日本人被指控用很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一度十分自豪地向国外炫耀的日本股份公司的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因此本书准备用更准确的、而且常常是批评性的词语来阐述日本股份公司。对此读者也许不太习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既探讨政府、官僚阶层和工商界三者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又探讨这种密切关系对其他各方意味着什么。此外，也有必要看一下它是如何运转的，到底有多大的成功。显而易见，本书对它的成功程度的评价不是很积极的，因为目前日本股份公司事实上干得并不出色。如果本书的评论有时显得太尖锐或太苛刻的话，那只是为了有助于破除某些流行的错觉。

如果本书根本没必要写的话，我倒会十分高兴。尽管在我之前已有三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但是我发现新的神话仍在不断地被编造出来，编造的速度之快相当于旧神话破灭的速度，或许可能更快。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奇特而又美好的日本已经被编造出来。在西方，人们憧憬着一个人的理想能够实现的完美社会。而日本如此神秘，令人难以捉摸，自然就被视为西方所向往的仙境。近来，人们不是把日本当作一个消极的榜样，相反，“向日本学习”的信徒们正狂热地把它鼓吹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榜样。

日本人自然也参与了这一神话的编造过程。把日本说成

一个模范国家，日本政府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实际的好处，甚至日本工商界也会因此得到不少附带的好处。要批评这样一个崇高的国家，或者拒绝相信如此精心编造的神话，都是困难的。一般来说，人们总是为他们的成就得到公认和赞扬而高兴，他们很难拒绝接受一些过分的恭维。在一个粉饰表面、外表和现实一样“真实”的社会里，一些过分的恭维就更容易被接受了。不知真情的外国人因此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头脑中的错觉。

这样，关于日本的神话就流传并扩散开来。因此，现在更需要揭露或破除一些经常不断地重复出现的此类神话。这就使关于日本问题的写作更具挑战性，有时也是一件不太愉快的工作。这也会使得一个正直的人更加注意到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自己的长处。因为在看他透任何神话之前——不管这种神话事后可能会显得多么虚假和毫无价值，他通常也象其他人一样容易受骗上当。

基于以上的原因，本作者把自己看作一名业余研究人员和初学者，而不自诩为“专家”。尽管目前他对日本已有一定的了解，他仍然是从头开始努力地去了解日本的真相。因此他并不自认为是那些自以为了解日本的日本问题专家圈子中的一员。事实上，他甚至不希望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因为这些所谓的“专家”通常就是那些编造神话而又最热心于传播错觉的人们。

本书中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几年来已发表的文章。作者把它们搜集起来用以阐明日本股份公司的一些特定方面的情况，或者更笼统地说，用来阐明日本经济的情况。对这些文章的材料尽可能地进行了更新、删减或扩充。如果书中出现重复或疏漏，作者在此表示歉意。但是这些材料本身会是有

趣的，并对人有所启发。

其中大部分文章摘自两份报刊：一份是该地区的主要商业刊物《亚洲商务》，另一份是香港一流报纸《南华早报》。有些文章摘自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刊物《日本经济杂志》和《东方经济学家》。一些文章刊登在《当代亚洲》和《亚洲建筑和建设》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材料来自一本为东洋经济出版公司所写的书。这本书是专门为了让日本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被标准的说法所欺骗。

在此我要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我使用它们的材料。我还要感谢编辑们的慷慨支持，因此我才能够选择我认为最重要的主题并充分自由地加以阐述。并不是所有的编辑都这么明智，不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而把主动权交给作者。而我却幸运地与这些最好的编辑们一同合作。

乔恩·伍朗洛夫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章 分裂的日本股份公司	( 1 )
第二章 财政危机的产生	( 27 )
第三章 合作还是勾结?	( 44 )
第四章 局外公司	( 68 )
第五章 污染得不偿失	( 89 )
第六章 贸易壁垒	( 105 )
第七章 永不停止的贸易战	( 136 )
第八章 援助第三世界	( 162 )
第九章 正在消失的奇迹	( 178 )
第十章 玩弄统计数字	( 197 )
第十一章 展望未来	( 214 )

## 第一章 分裂的日本股份公司

多年来，日本的公私营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协同努力，为此他们受到了称赞。他们对外界的称赞十分高兴。这种协同努力的现象象许多其它可解释的自然现象一样，也是很好解释的。但是一些胡说八道的外国“专家”却把它夸大成了一个神话。这些外国专家急于向你显示如何去创造一个“超级大国”和带来“经济奇迹”。日本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尽管比较谦虚（或者说被认为比较谦虚），他们还是默许了这些吹捧。他们并没有告诉人们他们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挫折和不平坦的道路。他们让世界相信有那么一个协作顺利的运行机构叫做“日本股份公司”。

然而近来，日本人发现外部世界不是在赞誉日本股份公司，而是更多地在批评日本股份公司，指责日本用不正当的手段强行增加它的出口，并阻挠来自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因此，日本当局如今断然拒绝承认有这么个机构存在，并否认以前存在过这么一个机构（日本股份公司）。他们声称日本的做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股份公司确实从未存在过，当然不曾以外界所想象的形式存在过。但是，日本在贸易方面的做法仍然与众不同，使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看来，在日本同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确实有一种类似日本股份公司的东西存在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阶层和工商界更可能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当三方不是共同面对外部对手，而是该集团内一方与另一方相争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这种相争的情况出现得更多。但是，我们经

常听到的说法却是三方之间的关系和谐，没有敌意。这种关系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也是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所在。

对于日本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我又有点迷惑不解了。作为经济学和日本学的一名尽职的研究人员，我阅读了所有这两方面的权威著作，知晓了所有有关的理论。不幸的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还得阅读报纸，并做些独立的研究工作。我十分不安地发现，事实又一次与理论不一致。

关于日本经济运转情况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日本股份公司。这是连外行都十分熟悉的。据该理论的一位创始人说，

“政府与工商界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持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的利益。”其他人则相当详细地论述过政府和工商界是如何正式或非正式地携手合作，共同制订出十分有效的计划的。

正如埃兹拉·沃格尔指出的那样，日本成败的关键在于官僚阶层的高瞻远瞩和有效的指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报纸指出的那样，负责制订政策的各省之间合作得并不很好。他们甚至不能就基本目标达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在具体政策方面了。再说，他们意见不一致也不是一二年的事了。

自从石油危机以来，对于最迫切的问题是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还是刺激经济、推动工商商业发展，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当然现在的政府对这两方面政策都坚决支持。但是，如果这两方面的政策意味着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时，日本也不得不决定在具体问题上的对策。

争议最大的显然是官方的贴现率。为防止进一步的通货

膨胀，给日本经济降温，在大藏省的支持下，日本银行实行了比较高的贴现率。高贴现率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却严重伤害了日本工商界人士。他们不得不支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利息去借钱，以致不能进行他们认为能重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了。

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代言人是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这两个部门的领导不时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行长把贴现率再降低一个百分点。这些要求通常引起共鸣。这种共鸣来自处于特殊困境之中的小工商业者的绝望呼声，也来自作为大工商业者代言人的日本工商业委员会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较为体面的呼声。有时候甚至要求还没提出，他们就发出了呼声。

就这样，我们在日本也看到了一场激烈的欧洲式或美国式的拔河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不让步，双方都极力表明自己的立场。顺便提一下，这种争执是十分平常的。一方是那些总是敦促实行一套支持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政策的人，尤其是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另一方却是那些坚持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人，即大藏省和日本银行。

因此，当今围绕着贴现率的争论只是对整个经济政策更广泛的辩论中的一部分。石油危机发生后不久，主张积极扩张经济的一派取得了胜利，经济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刺激。因此经济增长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但也出现了破坏经济发展的财政危机。如今，主张实行更加保守的政策的一派占了上风，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已没有足够的钱做其他事了。

尽管如此，经济企划厅长官土盐小本最近提出了1982财年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2%。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降低利率，扩大公共工程支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他在受到内阁同僚

的阻挠之前能走多远，将是有趣的。他前几次努力的结果都很小。

如同往常一样，最艰巨的斗争将是与一心一意推行缩减债务政策的大藏省的斗争。过去，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总能指望得到工商界的全力支持。很明显，工商界希望政府增加开支，以便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最近他们突然闪出了另外一个念头，即税收低一点也许更好。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开支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工商界两头摇晃，采取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即一方面要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公司税不上升。

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定期爆发的各种争执中，大藏省几乎总是牵涉在内。尽管大藏省最初的立场也许是不得不达成妥协（不是意见一致），但通常在最后它都能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大藏省甚至不必直接了当地与其他省作对，它只要让其他省得不到所需的资金就行了。在当今国家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这样做更容易了。大藏省不仅控制总的预算开支，它还可以检查其他省的内部帐目，并借着为国家预算着想的名义对各项开支的增长多少提出建议。

这并不是说其他省就因此不继续进行他们喜爱的项目了。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建设省总是赞成为公共工程项目拨出更多的款项，不管建设省是通过有关机构参与这些项目还是仅仅监督私营部门的施工过程。运输省也有其特殊利益。例如，尽管日本国营铁路公司负债累累，它也要使其维持下去，并为之筹借资金。农林省自然希望看到农民富起来。如果不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提供更多的补贴。文部省需要招募更多的教师，以便实行小班上课。近来，上述各省都与大藏省发生过争执。

更引人注目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日本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它的防卫力量。如果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在危机关头保持更高战备状态的话，那么此举至少能使美国感到日本并不是在“白搭车”。日本人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归功于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老传统，这个传统从首相到下属都被加以发扬光大。铃木善幸首相继承了已故首相大平正芳在加强防务方面的承诺，采取了大胆步骤，允许防卫开支比其它开支增长稍快一些。但不幸的是，大藏省坚持防卫开支也不能例外，把它减了下来。这就使得人们不禁怀疑，日本首相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不管怎么说，如果认为维持三方协调一致与和谐共处的幕后活动和谨慎行事就是日本股份公司的主要特征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不是理论有问题，就是实践有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日本股份公司的实际所为与前面讲的大不一样。如果日本公开辩论其重要政策，让老百姓知道实际情况，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也就能及时地提出来，这样做有助于日本更健康地发展。

日本股份公司理论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制定经济政策及其他有关政策的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合作，而且是高度的和谐一致。另一个假设是，各公司之间，尤其是各大公司之间及这些公司与政府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然而，可以想象，工商界与官僚阶层的需要并不总是互相吻合的。举例来说，对于是否在大坂建一座新机场这个问题讨论已久。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目前的机场太小或太陈旧。这个机场也许还可供使用一段时间。但是当地工商界人士却大力支持这项工程计划，并把它说成与大坂的生存息息相关。

相关。不过，对于局外人来说，这项工程更象是为了让如饥似渴的公司得到油水多的合同的一个借口而已。

在这以前还有人提出建一座水上浮动机场的设想。如果这座水上机场建成的话，它将是世界上第一座，也许就是世界上最后一座水上浮动机场。这个设想的好处在于能够把日本购置的许多过剩的而又派不上用处的超级油轮很好地加以利用。即使该工程没法建造，即使水上机场沉没了，那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人们还可以另建一座。然而，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有关方面决定将机场建在人造陆地上。在人造陆地上建机场，至少日本还是有些经验的。最初的方案是要建一座比东京成田新机场大得多的机场（一提起成田机场的名字就使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当时开支超用的情形）。但是，大藏省想不通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一项工程，因此就缩小了它的规模。

由此看来，工商界和政府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一点自从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变得越来越明显。分享不断变大的馅饼总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今有些馅饼块却在不断缩小。有关的部门就不乐意了。由于政府拒绝象过去繁荣时期那样实行动态经济，工商界对此十分恼火。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公司却拼命逃避动态经济会带来的额外税收。这几乎与人们从乱糟糟的西方国家之间看到的那种敌对关系差不多，尽管日本的做法谨慎得多。

最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在牵涉到日本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日本股份公司也说不上行动协调一致。按说，在对外方面，日本的共同利益应该超越各方的特殊利益。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这一点在最近的“小汽车之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实在令人痛心。

一开始，日本人十分高兴，因为美国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急于购买日本的小汽车。由于油价上涨，日本小汽车无疑地比耗油量大的美国汽车更畅销。1979年至1980年间，销售额迅速上升。购买日本小汽车的热潮还传到了欧洲。日本小汽车的市场占有量逐月增大，而当地汽车制造商被迫让出一部分市场。可是，当美国和欧洲的工会纷纷抱怨失业率不断增加，并掀起了反对进口日货的运动时，日本人的日子就不如先前那么好过了。后来这股声势发展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日本人的高兴劲儿就荡然无存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纷纷向日本提出警告，敦促它采取克制行为。

当然，这个信息花了好长时间才传到日本人那里。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在1980年下半年就积极劝导汽车制造商采取克制行动，可是效果不大。首先这只是由通产省发起的一场与置若罔闻的汽车公司经理们的对话。通产省试图通过这场对话向他们说明“节制行为”的必要性。他们有礼貌地接受了建议，但是依然我行我素。随着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通产省试图实行“行政指导”，但遭到了汽车制造商的拒绝。他们直接了当地告诉政府不要干涉。正如丰田荣二所尖锐指出的，“通产省又不生产汽车，不是吗？”

一直到1981年初，政府还是未能如愿。铃木首相亲自干预，但还是未能触动汽车制造商们。最后还是他们自己认识到了，与主要汽车贸易国发生进一步的摩擦对自己公司是不利的。即使他们自己不愿采取克制行动，外国政府也可能不顾他们的反对对他们实行严格的限制。这时他们才响应了通产省的呼吁。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一直到最后，日本公司的经理们还在不断抱怨政府干涉太多，屈服于外国不公平的要求。日产公司经理石原明代表日本的汽车公司经理们警告

说，如果他们的公司因为采取克制行动而受到损失的话，他们会要求赔偿。

然而还不能说，工商业中的其他行业就真正地支持汽车工业。很明显，其他公司并不欢迎限制出口的政策。可是，他们更担忧的是，如果摩擦扩大到其他行业，保护主义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的话，轮到他们头上的将会是什么。忧虑最多的是那些其他主要出口行业。其中有些行业表现出比较守规矩的姿态，还有一些行业为避免危机，事实上已经接受了临时性限制。因此，正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稻山嘉宽感到了压力，他便敦促汽车制造商接受自愿限制。

凡是熟悉日本股份公司理论的人，无疑都知道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这个名字。这是个聚集了日本各大公司头目的穷凶极恶的组织。这些头目聚集在一起为私营企业规划发展道路，意见高度一致。决策一经做出，就不折不扣地实行。然而，尽管稻山发出了呼吁，汽车工业界还是自行其事。

其他行业将来很可能也会出现与经团联的政策发生抵触的情况。1981年10月日本高级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后，一些工商界领袖就已认识到了欧洲共同体和其他地方对日本的出口风暴的不满程度是何等之深。因此，如今大工商企业在态度上来了个不寻常的大转变，反过来敦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增加进口，更严格地控制出口。此举无疑是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的。但这对那些因此而将面对更激烈竞争的行业中的企业的短期利益构成了明显威胁。这些行业包括食品加工业、含酒精饮料制造业，尤其是农业。那些主要出口行业，不仅是汽车工业，还有钢铁和船舶制造、电子和机械、轴承和光学仪器等行业，他们也会很不高兴。

指望那些受打击最大的企业赞成限制出口和增加进口的政策是很不现实的。为了达到必要的一致，将会有一场冗长的和不适宜的争执。同时还会出现两大派之间的争执。一派敦促限制财政支出。另一派，尤其是建筑业和农业部门，则要求政府扩大开支。同时也不能认为大工商企业的意愿就是小企业的愿望。他们之间也孕育着摩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小零售商为了阻止超级商场和联号商店的发展，发起了一场声势日益浩大的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分裂现象。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日本股份公司理论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今事实似乎与理论不太吻合。有时候我怀疑二者之间是否曾经吻合过。但是这个理论在那些自以为了解日本经济运转情况的人的头脑里已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任其自行发展或许更容易，要么改变事实，要么干脆不去管事实。

人们不能因为日本存在着这么多冲突和摩擦就认为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治理国家的三方——政府、官僚阶层和工商界——之间没有对抗，而在于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外人知道他们之间的不愉快的事情，并寻求对他们最有利的解决办法，而几乎不顾及大众或广大选民们的利益。也许他们认为这类事情由他们这些有最直接关系的方面来处理反而对国家更有利。毫无疑问，它也来自于这样的信念：对日本股份公司有利的事对日本也有利。最近的一件事例表现出该股份公司各方是如何强制实行其意图的。

战后制订的一些法律及半个世纪前制订的其他法律一开

始是把财政与银行业明确区分开来的。法律明确规定出商业银行、政府机构和股票公司的职责各是什么，以及其他部门的职责等。然而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分界线也部分地消失了。

当时，没有一个立法者能预见到许多年后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政府的大量“行政指导”来加以控制。行政指导不外乎由政府解释法律或根据实际情况修正法律。在连续不断的斗争中，有人胜利，有人失败。最近，一场本来十分秘密但是颇难对付的游击战表面化了。为了改变现状正在发起正面攻击。

一个战后几乎没有想到过的重大问题就是邮政储蓄系统的稳步兴起。最近它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了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我们只要看一下下面的数字就清楚了。1960年，邮局吸收的存款额只有1万亿日元。1980年这个数额上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55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的未清个人存款余额（不含公司存款）分别为31万亿日元和30万亿日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邮局增加的储蓄额比商业银行多得多。据估计，这个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1981年，邮局储蓄额猛增到了60万亿日元。而同一时期商业银行却第一次出现了储蓄额直线下降。据富士银行说，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到1990年，邮局系统的未清存款余额将达到233万亿日元，占全部个人存款的37%。

为什么邮局如此成功？原因很简单，简单到人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因此人们更愿意把钱存入邮局而不是商业银行。其中一个原因是，邮局的利率比较高。在一段时期内，邮局与商业银行的年利率之差竟达4%（最近二者之比是12%比